

一片花瓣飞了过来,我期盼它再靠近些,以便让它泊于掌心。

落花如雪春风颠

□江 徐



寓所楼下有一排晚樱，三四月

份，绮丽的红花缀满枝头，掣到二楼

三楼人家的窗前。有时，我从树下走过，望望那几扇窗户，心里生出一份

艳美——从里面向外看，窗户整个儿都是玫红色的吧？生活在窗里的人，吃饭睡觉都能赏到这些春花。窗里

人家，窗外樱花，醒来睡去都看到自家窗上嵌着春天的暖意，多好。沙地人家对祭祖一事格外看重，一年到头各种烧经日子。某年初春，无意间往窗外一瞥，以为下起了雪，一片两片地飘下来。再凝神细瞧，原来是楼下人家烧经的纸钱，在无风的阴天，漂浮上来的灰白的纸屑，稀少又缓慢。

有一年春天，大概四月初吧，启海地区叫作“梁山伯”的白蝴蝶也都出来了。有一天，窗外飞过一只白蝴蝶，很快又飞过一只，又飞过一只，三四五六七八只……它们像赶集一样，从东向西，向上飞去。我思量着，难道又是楼下人家祭祀，在烧纸钱了？索性推开窗户，一望，啊，下雪了！纷纷扬扬！大片的雪花，说下就下！楼下有位环卫工人手持竹扫把，她也在痴痴仰望呢。四月，已无寒意，我也确实一点都不觉得冷了，怎么会？定神细看，哪里下什么雪，是花瓣，是东面那排晚樱，风吹花瓣恰似雪啊！一阵风吹过，一片花瓣飞了过来，我期盼它再靠近些，以便让它泊于掌心。它果然来亲近于我，却很调皮，在窗口不上不下，不进不退，宛如浮于河面的一叶扁舟。微风涟漪，轻摇轻漾。那一刻，那短短的片刻，回想起来仍有醉意。那场景像极了苏东坡的一句诗：落花如雪春风颠。

那时候，苏轼刚离开黄州，再次踏上居无定所的漂泊路。他在给二位友人的诗信中写道：“门前耍亚十

学历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，文凭是所达到文化程度的证明。

徐三庚“立文凭”

□杨 谓



好多年前的一天，与新华日报社徐勇兄闲聊，他说：“学历与文凭这两个词是不能混用的。学历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，文凭是所达到文化程度的证明。”

最近清闲无事，翻到一篇日人鱼住和晃写的《关于首代中村兰台篆刻中的徐三庚的影响》一文，其中有徐三庚在光绪十五年十月为其日本学生俭为“立文凭”的记载。徐三庚手书内容如下：“本立而道生。文字之道，独不然乎。日本俭为秋山纯，自丁亥春从予肄业，于今既三年矣。习篆隶六朝，后潜心篆刻，迄无荒谬废弛等情，已上其堂极其奥。所谓根本先立者，其进有不测者焉。予门非□，暗练精熟，如俭为者，盖不易得，况俭为异域之人，以身委道，涉海远来，不胜欢喜。予爱其心志之切，嘉其慧学之熟，立此文凭以与焉。然俭为犹富春秋，能不安于今日，益期他年闻达，潜精积思，庶几凌驾古人。是予所企望也。”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，130年前的徐三庚已经深谙“文凭”二字的要义。

徐三庚（1826—1890），清末著名书法篆刻家，浙江上虞人，在当时与吴让之、赵之谦齐名，如今在国内影响不及吴、赵，徐三庚的书、印，风格独特，清劲婀娜，妍美动人，如舞女婆娑，较之前诸名家，是最富现代趣味者，然其名声逊于吴、赵，也正因此。接受美学告诉我们：人们最早接受的意象，就是后来评判的标准。小篆，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李斯、邓石如那样典雅端庄、不动声色或少动声色者，徐三庚的小篆偏

我和蒲松龄深爱的婴宁，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蜕变，神奇归于平淡，盛开归于腐朽。

归了正轨。但是这个正轨多可怕啊，独属于婴宁的浪漫无羁，消失在“正轨”的后面，她的自然人性，她作为一个自然之子的如花笑靥，统统都被碾压不见了。站在婴宁对面的人长舒了一口气；好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泯然众人的妇女了，她和我们一样了！

至此，我和蒲松龄深爱的婴宁，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蜕变，神奇归于平淡，盛开归于腐朽。如果说之前我们不知道妖魔鬼怪的文学写作有什么批判力量，这时候总算看见了——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，除了让自己合于它的规范，人，别无选择。婴宁非人，尚且如此！

以前以为《红楼梦》那样的才算大悲剧，可是细细地读婴宁，才发现，笑的丧失，花的萎谢，比“泪尽而亡”更让人痛惜。按照我的心意，真不愿意她坠落人间：嫁给王子服，杀人，不复笑，转而零涕……这样一个生于自然长于自然的好姑娘，不应该受这些，不应该戴上紧箍。可是不来人间又能怎么样？这世上所有的人，不是都渐渐失落了自己的童年和赤子之心吗？一任天真的婴宁，最大的意义是观照了蒲松龄的理想人生状态，一种不受任何约束、完全自然的人的存在状态，这种生存状态是他渴望的，同时也是当时的社会无法容忍并竭力要扼杀的。婴宁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而不幸的女孩，是蒲松龄对女性或者说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文学发现，也是他《聊斋志异》的“孤愤之书”里，屈原式的香草美人。“我要宁”的笑声消失了，蒲松龄的理想人生也幻灭了，他知道一个纯真的人，只能生活在幻境中，飘浮在想象里。



呼唤

徐松山撰

这就是门德尔松！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深刻反映社会的变革，却以迷人的抒情色彩描述了青春与爱情。

在春天里怀念青春

——门德尔松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赏析
□木 火



四季乐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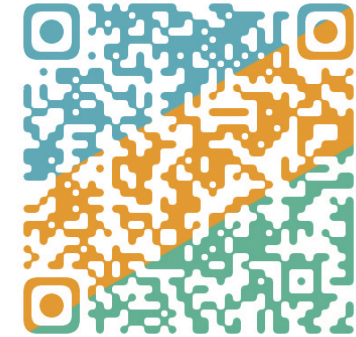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是用来怀念的！

聆听门德尔松的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，或许你能领会这一句话的内涵。

“在门德尔松的音乐里没有真正的悲伤。”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小提琴协奏曲中的“女王”之作，清新动人，高雅柔美。不过，这样的音乐正好用来怀念我们的青春——清纯、柔美、梦幻，以及些许难以察觉的感伤。

门德尔松创作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也正是告别青春的时候。1838年7月30日，29岁的门德尔松写信给他的密友、小提琴家费迪南德·大卫：“到了下一个冬天，我想给你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，一部e小调协奏曲正进入我的脑海之中，作品的开头部分使我不得安宁。”然而，从萌发灵感，到完成作品，整整花费了六年时间。

1844年5月，门德尔松第八次访问英国，帮助伦敦皇家爱乐乐团“扭亏为盈”。也就是在访英归来后，灵感突然眷顾，门德尔松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完成了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

域，顿入人间”的婴宁，看似“孜孜憨笑”“似无心肝”，实际上比我们这些正常人要勇敢得多，界限分明得多。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，常常会屈服在“平庸的恶”面前，遭到了侮辱，有多少人可以像她那样笑里藏刀，不顾一切地杀人黑暗呢。

婴宁离开了幽谷幻境，最初仍不改其笑，其实这时候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她需要拜见亲属，需要和邻里相处，需要“行新妇礼”……但她只是觉得好笑，婴宁这时候的笑，仍然好奇、天真，但隐隐也有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嘲弄，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吧，所以她一气呵成地杀了意图对自己不轨的西人子。

但是杀人之后，她还是怂了。

王子服被告上公堂，婆婆责备她过于憨狂，一系列的后续使她不得不屈服在社会礼法和重重顾虑之下，来到人间这么久，各种伦理观念在她身上一下下敲打，唤醒了，或者说规训出另一个婴宁。这个婴宁无奈地选择了“不复笑”，这个不复笑是有情绪的，她想以此来对抗世俗环境。这个不复笑也是悲哀的，不属于人类未长于世俗的婴宁，屈从了人间平凡压抑的生活。于是，从世俗的，或者封建卫道士的角度考虑，天啦啊，只知道笑的呆女孩终于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她不再嘻嘻哈哈，还和婆婆立flag，和丈夫交心，还要合葬父母，她安于人间生了孩子，狐狸婢女小荣也嫁了。因为婴宁的骤然到来而出现的短暂狂欢终于静默了，一切看似回